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警世劝世禁毁小说系列

笑林广记 骗经

Xiao Lin Guang Ji
Pian Jing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警世劝世禁毁小说系列

《笑林广记》和《骗经》于清代都遭禁毁，前者有“淫词艳曲”之类的描写，后者有“转相摹效”之嫌，在那“禁网森然”的社会里遭此命运，是并不奇怪的。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魯世功世禁毀小說系列

1242

笑林廣記 騙經

120

Xiao Lin Guang Ji
Pian Jing

明 ○ 游戏主人
明 ○ 张应俞

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警世劝世卷.2/杨娜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87-1775-7

I. 中... II. 杨...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362 号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警世劝世(二)

作 者: [清] 无名氏等

丛书主编: 杨 娜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小曼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5452 千字

印 张: 252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75 - 7/I · 1680

定 价: 643.20 元 (全套共 24 册) 单册: 26.80 元

导 读

《笑林广记》十二卷，书题“游戏主人纂辑，粲然居士参订”，书前有“掀髯叟漫题于笑笑轩”的序。编者与作者的真实姓名均无可考，因其模仿冯梦龙的《笑府》，于是有人认为是冯梦龙所著，根据不足。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为最佳，各大图书馆均有藏。

中国古代笑话渊源流长，至明代而趋于成熟，坊间刻本也不断涌现，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笑话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它朴素自然，篇幅短小，长于夸张，情节简单却也有头有尾、有悬念，注意起承转合，具有小说的一些特征。笑话产生于民间，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和思想感情。它通过特殊的文学形式，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龌龊，鞭挞了统治者的种种丑态，对弱小者的弱点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因而在劳动群众中拥有广泛的市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笑林广记》是中国古代笑话

的代表性作品，“掀髯叟”在书前的“序”末对其进行了评价：“苟得是编，而一再流览焉。非拍案以狂呼，即抚膺而叫绝，或断淳于之纓，或解匡鼎之颐；言者无罪，闻者倾倒，几令大块尽成一欢喜场，若徒赏其灵心慧舌，谓此则工巧也，此则存颖也，此则神奇变幻，匪所思存也；则供频笑于当涂，博欢颜于叔季。”需要指出的是，此书出现的“性笑话”，虽然它是对虚伪封建礼教的一种挑战，也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映，但其中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却是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其不健康的一些内容是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来正确对待的。

《骗经》为明代张应俞所著，大连市图书馆和日本蓬佐文库均有收藏。它是一部社会五花八门骗术的集成，分为二十四类，对于了解封建社会的“毒瘤”，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此书的特点在于，它不重单纯的说教和理性地阐述对各种骗术应该如何进行鉴别和防范，而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达到这一目的，因而也有小说的特点，而且这些故事大都形象鲜明，层次清晰，情节推进有板有眼，虽然难免“直奔主题”，但亦生动好看，对世人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笑林广记》和《骗经》于清代都遭禁毁，前者有“淫词艳曲”之类的描写，后者有“转相慕效”之嫌，在那“禁网森然”的社会里遭此命运，是并不奇怪的。

(萧 林)

本 册 目 次

笑林广记 1

骗 经 191

目 录

卷 一 古艳部	(1)
卷 二 腐流部	(15)
卷 三 术业部	(35)
卷 四 形体部	(52)
卷 五 殊禀部	(76)
卷 六 闺风部	(96)
卷 七 世讳部	(115)

卷 八 僧道部	(129)
---------------	-------

卷 九 贪吝部	(139)
---------------	-------

卷 十 贫窳部	(154)
---------------	-------

卷 十 一 讥刺部	(162)
-----------------	-------

卷 十 二 谬误部	(176)
-----------------	-------

卷 一

古 艳 部

升 官

一官升职，谓其妻曰：“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妻曰：“官大，不知此物亦大不？”官曰：“自然。”及行事，妻怪其藐小如故。官曰：“大了许多，汝自不觉着。”妻曰：“如何不觉？”官曰：“难道老爷升了官职，奶奶还照旧不成？少不得我的大，你的也大了。”

比 职

甲乙两同年初中，甲选馆职，乙授县令。甲一日乃骄语之曰：“吾位列清华，身依宸禁，与年兄做有司者，资格悬殊。他不具论，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身分体面，何啻天渊？”乙曰：“你帖上能用几字，岂如我告示中的字，不更大许多？晓谕通衢，百姓无不禀遵恪守，年兄却无用处。”甲曰：“然则金瓜黄盖，显赫炫耀，兄可有否？”乙曰：“弟牌棍清道，列满街衢，何止多兄数倍？”甲曰：“太史图章，名标上苑，年兄能无羡慕乎？”乙曰：“弟有朝廷印信，生杀之权，惟吾操纵，视年兄身居冷曹，图章私刻，谁来怕你？”甲不觉词遁，乃曰：“总之，翰林声价值千金。”乙笑曰：“吾坐堂时，百姓口称青天爷爷，岂仅千金而已耶？”

发利市

一官新到任，祭仪门毕，有未烬纸钱在地，官即取一锡锭藏好。门子禀曰：“老爷，这是纸钱，要他何用？”官曰：“我知道，且等我发个利市看！”

有理

有农夫种茄不活，求计于老圃。老圃曰：“此不难，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问其何故？答曰：“有钱者生，无钱者死。”

贪官

一官最贪。一日，拘两造对鞠，原告馈以五十金，被告闻知，加倍贿托。及审时，不问情由，抽签竟打原告。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小的是有理的。”官亦以手覆曰：“奴才，你讲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理哩！”

取金

一官出朱票，取赤金二锭，铺户送讫，当堂领价。官问：“价值几何？”铺家曰：“平价该若干，今系老爷取用，只领半价可也。”官顾左右曰：“这等，发一锭还他。”发金后，铺户仍候领价。官曰：“价已发过了。”铺家曰：“并未曾发。”官怒曰：“刁奴才，你说只领半价，故发一锭还你，抵了一半价钱。本县不曾亏了你，如何胡缠？快撵出去。”

糊涂

一青盲人涉讼，自诉眼瞎。官曰：“你明明一双清白眼，如何诈瞎？”答曰：“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爷却是

糊涂得紧。”

不 明

一官断事不明，惟好酒怠政，贪财酷民。百姓怨恨，乃作诗以诮之，云：“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画白虎，黄纸写乌龙。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钟。惟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

启 奏

一官被妻踏破纱帽，怒奏曰：“臣启陛下，臣妻罗唆，昨日相争，踏破臣的纱帽。”上传旨云：“卿须忍耐。皇后有些急赖，与朕一言不合，平天冠打得粉碎，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

偷 牛

有失牛而讼于官者，官问曰：“几时偷去的？”答曰：“老爷，明日没有的。”吏在傍不觉失笑，官怒曰：“想就是你偷了！”吏洒两袖口：“任凭老爷搜。”

避 暑

官值暑月，欲觅避凉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闲。一老人进曰：“山寺虽好，总不如此座公厅，最是凉快。”官曰：“何以见得？”答曰：“别处多有日头，独此处有天天无日。”

石 碑

一官素有清名，考察任满，父老与之立德政碑。告成，官命打轿往观之，先于公厂坐下。少顷，左右禀曰：“请老

爷看石（尸同）碑（戾同）。 ”

强盗脚

乡民初次入城，见有木桶悬于城上，问人曰：“此中何物？”应者曰：“强盗头。”及至县前，见无数木匣钉于谯楼之上，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乡民不知，乃点首曰：“城上挂的强盗头，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

属牛

一官遇生辰，吏典闻其属鼠，乃釀黄金铸一鼠为寿。官甚喜，曰：“汝等可知奶奶生日，亦在目下乎？”众吏曰：“不知，请问其属。”官曰：“小我一岁，丑年生的。”

同僚

有妻妾各居者，一日，妾欲谒妻，谋之于夫：“当如何写帖？”夫曰：“该用‘寅弟’二字。”妾问：“其义何居？”夫曰：“同僚写帖，皆用此称呼，做官府之例耳。”妾曰：“我辈并无官职，如何亦写此帖？”夫曰：“官职虽无，同僚（同屙）总是一样。”

家属

官坐堂，众役中有撒一响屁，官即叫：“拿来！”隶禀曰：“老爷，屁是一阵风，吹散没影踪，叫小的如何拿得？”官怒云：“为何徇情卖放？定要拿到。”皂无奈，只得取干屎回销：“禀老爷，正犯是走了，拿得家属在此。”

州同

一人最好古董，有持文王鼎求售者，以百金买之。又一

人持一夜壶至，铜色斑驳陆离，云是武王时物，亦索重价。曰：“铜色虽好，只是肚里臭甚！”答曰：“腹中虽臭，难道不是个周（州同）铜（同同）？”

衙官隐语

衙官聚会，各问何职。一官曰：“随常茶饭掇将来，盖义取现成县丞同音也。”一官曰：“滚汤锅里下文书，乃煮主同音簿也。”一官曰：“乡下蛮子租粪窖。”问者不解，答曰：“典屎史同音。”

详 梦

一作吏典者，有媳妇最善详梦。适三考已满，将往谒选，夜得一梦，呼媳详之。媳问：“何梦？”公曰：“梦见把许多册籍，放在锅内熬煮，不知主何吉凶？”媳曰：“初选一定是个主簿。”隔数日，公曰：“我又得一梦，梦见你我二人皆裸体而立，身子却是相背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转，就是县现丞程。”

太监观风

镇守太监观风，出“后生可畏焉”为题，众皆掩口而笑。珰问其故，教官禀曰：“诸生以题目太难，求减得一字也好。”珰笑曰：“既如此，除了‘后’字，只做‘生可畏焉’罢。”

常 礼

内相见人撒尿，喜甚，唤他过来一看。其人脱裤，见此物尚在撒动，内相拍掌大喜曰：“我的乖儿，见我公公，只消常礼儿罢了。”

念 効 本

一辽东武职，素不识字。一日被论，使人念効本云：“所当革任回卫者也。”因痛哭曰：“‘革任回卫’还是小事，这‘者也’二字，怎么当得起？”

武弁夜巡

一武弁夜巡，有犯夜者，自称书生会课归迟。武弁曰：“既是书生，且考你一考。”生请题，武弁思之不得，喝曰：“造化了你，今夜幸而没有题目！”

垛子助阵

一武官出征，将败，忽有神兵助阵，反大胜。官叩头请神姓名，神曰：“我是垛子。”官曰：“小将何德，敢劳垛子尊神见救？”答曰：“感汝平昔在教场，从不曾有一箭伤我。”

进 士 第

一介弟横行于乡，怨家骂曰：“兄登黄甲，与汝何干，而豪横若此？”答曰：“你不见匾额上画写着‘进士第’弟么？”

及 第

一举子往京赴试，仆挑行李随后。行到旷野，忽狂风大作，将担上头巾吹下，仆大叫曰：“落地了！”主人心下不悦，嘱曰：“今后莫说落地，只说及第。”仆领之，将行李拴好，曰：“如今恁你走上天去，再也不会及第了。”

嘲武学诗

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子路慢见曰：“这般呆狗屙展，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

封 君

有市井获封者，初见县官，甚踟躇，坚辞上坐。官曰：“叨为令郎同年，论理还该侍坐。”封君乃张目问曰：“你也是属狗的么？”

老 父

一市井受封，初见县官，以其齿尊，称之曰：“老先。”其人含怒而归，子问其故，曰：“官欺我太甚。彼该称我老先生才是，乃作歇后语，叫什么老先，明系轻薄。我回称，也不曾失了便宜。”子询何以称呼，答曰：“我本应称他老父母，今亦缩住后韵，只叫他声老父。”

公子封君

有公子兼封君者，父对之，乃欣羨不已。诃问其故，曰：“你的爷既胜过我的爷，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

送父上学

一人问：“公子与封君孰乐？”答曰：“做封君虽乐，齿已衰矣，惟公子年少最乐。”其人急趋而去。追问其故，答曰：“买了书，好送家父去上学。”

纳粟诗

赠纳粟诗曰：“革车言三百两买得截的高，周子窗前言草也满腹包。有朝若遇高曾祖言考也，焕乎其有言文章没分毫。”

考 监

一监生过国学门，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问门上人者：“然则打坎？罚坎？缴锁坎？”答曰：“出题考文。”生即拂然曰：“咦，罪不至此。”

坐 监

一监生妻，屡劝其夫读书，因假寓于寺中。素无书籍，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脚夫中途疲甚，身坐担上。适生至，闻傍人语所坐《通鉴》，因怒责脚夫。脚夫谢罪曰：“小人因为不识字，一时坐了鉴监，弗怪弗怪。”

不 往 京

一监生娶妾，号曰京姐，妻妒甚。夫诣妾，必告曰：“京里去。”一日，欲往京去，妻曰：“且在此关上纳了钞者。”既行事讫，妻曰：“汝今何不往京？”生曰：“毯也没有一些在肚里，京里去做甚么！”

咬 飞 边

贫子途遇监生，忽然抱住兜耳一口。生惊问其故，答曰：“我穷苦极矣，见了大锭银子，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

入 场

监生应付入场方出，一故人相遇揖之，并揖路傍猪屎。生问：“此臭物，揖之何为？”答曰：“他臭便臭，也从大肠场里出来的。”

书 低

一生赁僧房读书，每日游玩，午后归房，呼童取书来。童持《文选》，视之，曰：“低。”持《汉书》，视之，曰：“低。”又持《史记》，视之，曰：“低。”僧大诧曰：“此三书，熟其一，足称饱学，俱云低，何也？”生曰：“我要睡，取书作枕头耳。”

监生娘娘

监生至城隍庙，傍有监平声生案，塑监生娘娘像，归谓妻曰：“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连你的像，早已都塑在城隍庙里了。”

监生自大

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各要争大。城里者耻之曰：“我们见多识广，你乡里人孤陋寡闻。”两人争辩不已，因往大街同行，各见所长。到一大第门首，匾上“大中丞”三字，城里监生倒看指谓曰：“这岂不是丞中大？乃一徵验。”又到一宅，匾额是“大理卿”，乡下监生以“卿”字认作“乡”字，忙亦倒念指之曰：“这是乡里大了。”两人各不见高下。又来一寺门首，上题“大士阁”，彼此平心和议曰：“原来阁各士自大。”